

一杯水,映见祖国的暖

□ 施崇伟

祖国,我在您的怀抱里生长了半生。在新中国成立76周年的荣光时刻,请允许我捧起一杯清水,对您说一声:感谢您,让日子满是甘甜。

水是生命之源,也是记忆里最鲜活的刻度。童年大半时光在外婆家度过,乡下老屋背后的凉水湾,至今仍在我梦里淌着清响。竹影斜斜覆在青石上,一汪不足1米深的水井,像大地睁开的眼睛,终年不涸。三伏天蝉鸣聒噪,舅舅天不亮就挑着水桶去打水,我总追在后面跑——不是想帮忙,而是贪恋那口刚上来的井水。趴在井沿把脸凑近水面,清冽的水汽先漫过鼻尖,喝一口,甘甜从舌尖渗入心里,比任何解暑药都管用。那口井,养着左邻右舍十几户人,也养着我“安稳”最初的认知。

后来搬到国营农场旁,慕江河的水

绕着家门口流。农场建抽水房时,父亲操着村干部的手反复叮嘱:“要是能顺便给家里接个自来水,多远的管子我们都扛。”通水那天的场景,比过年还热闹。全家人围在新装的水龙头前,父亲像指挥战役那样喊“开水”,我握着冰凉的水龙头,紧张得把开关拧反了,脸瞬间烧得发烫。妈妈的手覆在我手上,一家人手叠在一起,慢慢拧开阀门——“哗”的一声,清水奔涌而出。弟弟兴奋地跳起来,用手接水往脸上泼。那天的水,比凉水湾的井水更甜,因为它意味着,再也不用天不亮就挑水,再也不用怕雨天路滑桶打翻。

日子往前跑,喝水的“讲究”也跟着多了。孩子上中学时,搬进城里的电梯房,她捧着课本跟我说:“爸,自来水要过滤才健康。”没过多久,家里多了台直饮净水器,自来水灌进去,经滤芯层层过滤,打开龙头就能直接喝。孩子总爱接一杯冰饮模式的水,说“比便利店的矿泉水还解渴”。我看着机器上闪烁的“TDS值”数字,忽然想起外婆家的井——那时哪懂什么“杂质”,只知道水干净就好。如今连喝水都有了“科技守护”,这是外婆当年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

近几年,喝水的故事又添了新章。社区里装了直饮水站,刷身份证就能接取经过深度净化的水,方便又便宜。老家的凉水湾也变了样,政府修了智慧水务监测点,井水水质实时传到镇上的平台,再也不用怕雨季泥沙淤积。就连家里的净水器,也换成了带App连接的款式,滤芯该换了,用水量多少,手机上一看便知。前阵子带与祖国同龄的岳母逛超市,她盯着货架上的“富氢水”“天然矿泉水”直念叨:

“现在的水都能分出这么多花样,以前哪敢想啊!”我笑着给她拧开一瓶常温的矿泉水,说:“这都是祖国发展了,咱们的日子才越来越精细。”

有人说,一滴水能映见太阳的光辉。于我而言,一杯水,映见的是祖国76年的变迁。从外婆家的手压井水,到农场的自来水,再到如今的直饮净水、智慧水务;从“有水喝”到“喝好水”,再到“喝得健康、喝得环保”——每一步变化,都藏着祖国对老百姓“好日子”的牵挂。

国庆这天,我泡了杯家乡的绿茶,看着茶叶在水里舒展。水汽氤氲中,想起外婆家的井水、父亲的水龙头、孩子的净水器。饮水思源,这杯里的不只是茶,更是祖国76年风雨兼程的温暖。感谢您,我的祖国,让我们在每一口清水中,都能尝到幸福的味道,都能看见未来的希望!

家宴里的家国味

□ 翟长付

的肉圆塞到他嘴里:“是啊,我们今儿吃顿好的,给祖国妈妈庆生。你看外头的灯笼,还有墙上的大红标语,都是给她贺寿呢。”

菜很快摆满了桌子。母亲特意做了“团团圆圆”,糯米团子裹着豆沙,滚上芝麻,摆在盘子里像串小灯笼。最惹眼的是中间那盆小鸡炖蘑菇,油黄的鸡皮底下,肉汁汪着,蘑菇吸足了汤汁,胀得胖乎乎的。父亲夹起块鸡肉说:“当年在丹东志愿军基地,出发的那天伙房杀了鸡,炖的就是这味儿。那时候条件差,能赶上这口,心里就踏实。哪像现在,国庆桌上鸡鸭鱼肉全齐了。”

侄儿筷子不停,专挑鸡块往碗里夹,油星子溅在下巴上也顾不上擦。大哥二哥陪着父亲喝“大麦烧”。三杯酒下肚,父

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。他指着柜子上花瓶里的国旗跟侄儿讲:“你看这国旗,多鲜亮。当年爷爷在战场上,军旗就是命根子,哪怕剩一个人,也得把红旗举着。”

侄儿似懂非懂,嘴里哼着刚学会的《歌唱祖国》。母亲给他碗里夹了块肉:“快吃,你爸小时候,哪见过这么热闹的国庆?顶多是学校组织敲锣打鼓游行,能吃上块糖就不错了。现在多好,有鱼有肉,想吃啥有啥。”

窗外渐渐暗下来,不知道谁家先放起了小鞭炮,“噼里啪啦”一阵响。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声隔着院墙传进来,叽叽喳喳地,比鞭炮声还热闹。父亲端起酒杯,对着我们说:“来,干杯。你们听听外头的热闹,再看看这满桌的菜,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,国

家就稳当。等会儿酒足饭饱,我们也放挂鞭炮,庆祝过节。”酒杯碰在一起,发出清脆的响,像在应和远处的鞭炮声。

收拾碗筷时,母亲发现侄儿把小红旗插在盛红烧肉的盘子里,那点红显得格外精神。“这孩子,净瞎闹。”母亲笑着要拔,我按住她的手:“让它插着吧,挺好看的。”院子里,花台上的小国旗被风吹得轻晃,菜香混着酒气,还有父亲哼唱的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

原来家国味,就在张贴的标语里,在母亲炖肉的铁锅里,在父亲装军功章的铁盒子里,在花台和柜子上花瓶里插的国旗上,在一家人围坐的餐桌旁。日子越过越暖,烟火越来越旺,这满世界的红,就是给祖国最好的贺礼。

百味人生

baiweirenseng

月光摇响旧歌谣

□ 李仙云



中秋之夜,一家人坐于院落,月色溶溶,清风送爽。一缕缕桂花香随风飘逸,悠然间传来一个小女孩清脆甜美的歌声:“八月十五月儿明呀,爷爷为我打月饼呀。月饼圆圆甜又香呀,一片月饼一片情呀……”稚嫩的童音,清澈的歌声,顷刻间就触动了我内心那柔柔的情思。音符里跃动的是浓浓的中秋情结和我对漫漫岁月的深情回味。

“开樽拜明月,把酒话团圆。”儿时家乡的中秋,母亲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拜月忙活。巧手的母亲在案板上做着各式花馍,我则蹦来跳去,反复欢唱着篡改的歌词:“八月十五月儿明呀,妈妈为我做糖圪塔呀,糖圪塔甜又香呀……”糖圪塔是家乡拜月必不可少。母亲把芝麻、核桃炒香捣碎,再配以红糖做馅,烙出的糖圪塔圆溜香脆,咬一口饼香四溢。

当明月初升,庭院的供桌上会摆上好花馍、糖圪塔和时令水果。爷爷点燃香烛,神情庄严地带领一家人跪拜。那一刻,小小的我也跟随大人安静肃然,在懵懵懂懂中便有了一份对天地的敬畏,也有了对碧空里那轮皓月的无限遐想。在那些皎皎明月洒满庭院的夜里,我总是绕于母亲膝边,听她一遍遍给我讲述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的故事。

仰望夜空,如锦的云絮像一位月夜仙子,时而伴着皎皎银蟾翩跹起舞,时而又轻纱一挥,将明月遮得若隐若现。那云月相逐的妙趣,立刻让人思绪飞扬。记得上初十的那年中秋,在那所陕北子弟学校,临近国庆,已扎根陕北的北京知青郭老师,在朗朗月色中为我们排练舞蹈《彩云追月》:“明月照窗前,一样的相思,一样的离愁,月缺尚能复圆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一海相隔难相见……”在悠悠歌声与轻轻曼舞中,绵绵情思在胸中激荡。少年的我第一次明白,中秋不只是渴盼小家的欢聚,多少中华儿女也在盼望祖国的统一。

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……”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……”那年,我生命中的“脊梁”——我

那坚强而极富爱心的父亲,突因心肌梗死撒手人寰。那个中秋,我独坐轮椅静望月,邓丽君婉转柔情地演唱着苏轼的这首千古绝唱。在那个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清夜,想起往昔有父爱相伴的中秋,我心大恸,任凭泪水盈眶。没有经历过命运的跌宕起伏,没有在深夜悲恸难眠的人,是很难领悟这首《水调歌头》真意的。世间最温暖的人,莫过于“花好月圆人长久,岁月静好了无憾”。

庭院里金风送爽,思绪在悠悠歌声中缥缈。儿子将一杯冒着氤氲热气的香茗递给我。朗朗月色中,望着庭院那株开得繁茂至极的长寿花,我们一家人也跟随音乐一起轻声吟唱着:“中秋的月亮温暖我心房,愿幸福在有情人间,淡淡飘香……”一曲歌声将那中秋的月揉得明晃晃的,异常耀眼,异常温暖。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国庆颂(新韵)

□ 孙建英

盛世龙腾七六秋,五星辉耀耀寰球。
巡天北斗惊霄汉,探海蛟龙傲浪头。

稻浪婆娑映彩霞,青山绿水展西畴。
复兴劲鼓风云会,再驾云帆越九州。

相遇在北京

□ 张绍国

我俩在四十年前相聚边关
用青春扛枪卫国
四年后又分别回家乡
一切皆匆匆
相距千里,隔山隔水
以为此生就此别过
经常拿出你赠给我的笔记本
和钢笔,读当时的理想
友情和心声,以此怀念
我想你一定亦如此
国庆节去北京看升旗

是每一个人的心愿
老兵心愿更甚
不期然,
我俩竟相聚在
北京的小酒馆——
激动地拿出年轻时的酒量
喝得豪情万丈
肩并肩地走起了正步
仿佛整个北京城
都能听到
两个老兵的脚步声

最难忘

zuizhuanwang

母爱牌土月饼

□ 吴建

中秋佳节,儿子从外地带回一盒装帧考究、价格不菲的月饼。拆开精美的包装盒,4块小巧玲珑、图案精美的月饼静静地躺在四个格子里。拿起一个轻轻地咬上一口,咸而不腻,香而不糯,说不上特别好吃。品味着这昂贵的月饼,不由得想起儿时我母亲做的土月饼。

20世纪70年代,物资匮乏,不少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。每年中秋节的月饼,也要凭粮票才能买到。我家是纯农户,哪里有粮票?好不容易从亲戚那里换来一两地方粮票,也仅够买4块月饼。就这4块月饼,2块送给奶奶,2块送给外婆,一家人还是吃不上月饼。为了让我们中秋节能吃上月饼,母亲自己动手烙给全家人品尝。

母亲制作的月饼虽然很“土”,但制作的流程一个也不少,和面、制皮、包馅、成型、铺芝麻、蒸烤,一环紧扣一环。她先把发酵的面粉和好,用力在桌上揉,揉成一个大面团,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,然后制馅。馅有好几种食材,红糖、桃仁、杏仁、橘皮、碎花生米等,将这些食材放在瓷盆里搅拌均匀。接着制皮,把面皮捏进进去一个小窝,拿勺子舀半勺馅料,轻轻包好,拍成圆形,上面撒少许芝麻。包好的月饼一个个摆放在菜板上,放在灶台边。母亲在铁锅四周刷上一层菜油,把月饼挨个儿贴在油晃晃的锅沿上。父亲坐在灶膛前烧锅,我也坐在他旁边,看着通红的柴火欢快地舔着锅底,内心充满了即将吃到月饼的喜悦。待反面烙得金黄黄的,母亲便将月饼翻过来烙。烙到一定火候,月饼的香味便弥漫开来。我贪婪地张开嘴巴,吮吸着香甜的空气。

母亲将烤熟的月饼铲出来,放在大瓷盘里。待到热气蒸发,月饼冷却,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张口便咬。烙好的月饼,外表金黄,圆溜溜、香喷喷的,我无三下五除二就吞下一个。父亲不让我再吃,说要先敬月亮。三间低矮的瓦屋前,青青竹枝围成的篱笆院里,一张陈旧的

八仙桌上,摆放着4个青花瓷碗,碗里有着黄澄澄的柿子、甜蜜蜜的大枣、圆滚滚的石榴,还有飘溢着浓香的月饼。父亲点亮红烛,燃了一柱香。神色庄重的他手捧长香,虔诚地向月亮姑娘三磕头,再回过头将香插进香炉。我们瞪大眼睛,眺望天庭。中秋节的月亮,似崭新的玉盘,不染纤尘,清光四溢,格外清纯,格外皎洁。

母亲招招手,叫我们都去叩首拜月。我们学着父亲,一个接着一个跪倒在香炉前,虔诚地向月亮姑娘三磕头。母亲在旁喃喃祈祷:“嫦娥娘娘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,保佑我家小孩学习好,长大有出息。”供桌上红烛摇曳,香烟袅袅。烟雾中,月亮亦真亦幻,笼罩着几分朦胧而又神秘的色彩。小花狗看着我们朝月亮跪拜,也向着天空“汪汪”地叫了几声。母亲呵斥道:“走,一边去!”小花狗乖乖地跑到大门边蹲下,委屈地望着我们。待我们都祭拜完,父亲吹灭蜡烛,撤去香炉烛台。方桌上,只留下月饼、石榴等供品。

如水的月光穿过青纱般的薄云,淡淡的清辉洒满了篱笆小院。我们扑向桌边。母亲笑着说:“别抢,今天大家都有份。”她让我们坐下,在每人面前都分了一块月饼、一个石榴。我又拿了一块月饼,呀!甜甜的,香香的,酥酥的。我大口大口地吃,狼吞虎咽。姐姐们文雅一些,细嚼慢咽。大家边吃月饼,边嘻嘻哈哈地说笑,院子里热闹起来,一扫刚才敬月的凝重气氛。大人们谈天说地,享受着平日少有的天伦之乐。小花狗又跑过来,在我们身边蹦来跳去,分享着我们的快乐。

而今,人们的生活早已越过飞红火,商超里各种各样精制的月饼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咸的、甜的,广式的、苏式的,肉类的、五仁的……种类繁多,应有尽有。可无论吃哪一种月饼,我都感觉没有母亲做的土月饼那么美味——童年的月饼,经过岁月的发酵,酿成了生命里最美的香甜。

曹风

霓裳羽衣升平调

李陶摄



人间真情

renjianzhenqing

婆婆的抽屉里,一直放着部智能手机,那是我几年前给她买的。当时想着方便联系,也让她能看看视频、刷刷新闻,和时代接轨。我手把手教了她一遍,可她没用两天就抱怨起来:“这智能手机耗电太快,一天不到就得充。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揣进口袋还硌得慌。最让人发怵的是屏幕一碰就跳。”

有一次,她娘家侄儿来电话,她手忙脚乱地接听,一不小心,竟然把来电给划没了。婆婆顿时慌了神,以为手机被她按坏了,又怕侄儿有什么急事找她,二话不说就跑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,直奔娘家。结果气喘吁吁赶到,才知道侄儿只是好久没见,想跟她聊几句家常。这一次“乌

龙”,让她更坚定了“智能手机不适合我”的想法。没多久,她就换回了她的老年机,那部智能机也就此“退隐江湖”。

可没想到,上个月我偶然发现,婆婆居然又偷偷把智能机从抽屉里拿了出来。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对着屏幕戳戳点点,一见我进门就赶紧往抱枕底下塞。我笑着问她怎么了,她这才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现在连小区里80多岁的李奶奶都用智能手机聊天、看视频,自己却还守着个老年机,显得挺落伍的。说完她还掏出两部手机给我看:智能机是用来“撑场面”的,真正拨打电话,还是得靠老年机——实在、踏实。

后来有一天我下班,在小区门口碰到

□ 马海霞

常一起跳广场舞的王大妈。她一见到我就笑着说:“你婆婆可真用功,这几天老是追着我问怎么用手机看视频,怎么打微信电话,说非要学会不可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婆婆不是单纯好面子,她是遇到了“社交危机”。老姐妹们聚在一起,不是拿出手机晒孙子的视频,就是互相推荐网上买的便宜好货,或者约着去哪个App上抢优惠券。婆婆坐在旁边,一句话也插不上,只能干笑着应付。更重要的是,她听说用手机可以直接跟在南方读大学的孙女视频,心里馋得不行,这才暗下决心,非要学会才行。

知道了这些,我心一下子软了。哪个老人不怕被时代甩下呢?他们不是不愿

意学,只是怕给我们添麻烦,怕学不会被笑话。正好国庆长假就要到了,我决定哪儿也不去,就留在家中,给婆婆开一门专属的“手机课”。我告诉她:“这次咱们不急,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地来,我陪您练到会为止。”婆婆一听,高兴得像孩子,立马说:“等我学会了,给你们每人网购一件衣服!”我赶紧拦她:“买衣服不急,等您出师了,咱俩就在家躺着,用手机看遍全世界的风景,又轻松又省钱,那多划算!”

想想这个假期,既能让婆婆真正用上智能手机,又能陪她“云旅游”、刷视频、跟孙女视频,还能让她在老姐妹面前“扬眉吐气”,这样的国庆,或许比去哪儿玩都更有意义。

回家的日子就是过节

□ 邵中雁

父母在默默地变得衰老。不知何时,他们脸上的老年斑多了,他们的背又驼得厉害了,他们的头发更加稀疏花白凌乱了,他们的听力也渐渐下降了,他们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了……

有人说,故乡是你小时候想着逃离、长大后总想着回去却又不容易回去的地方。董卿这样描述故乡:故乡是清明的那柱香,是中秋的那轮月,是春运时的那张票,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乡音。

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”夕阳西下,炊烟袅袅升起。夏天的晚上,蝉鸣聒噪,大人们坐在水坑边的凉席或者塑料纸上纳凉聊家常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小孩子们好像不怕热,到处疯跑捉迷藏。儿时的家乡有那么浓浓的烟火气息,让长大后身在外地的人们充满怀念!小时候在街上玩耍,看到外村来的人,觉得

他们是陌生人,总是怯怯地远离他们。现在自己偶尔回家,在胡同里碰到小孩子,竟然也成为他们眼里的陌生人!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!”一股伤感和酸楚涌上心头!

静下心来,忽然有种感悟:既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,就把思念寄托在回忆里吧。这何尝不是另一番美好?

常回家看看吧,常回家看看。大街上抽油烟机的叔叔大爷,路边坐着干活的大娘婶婶,胡同里嬉闹的、不知道谁家的孩子,卖水果或者馒头的小贩,让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和少年时代。母亲在家等着我,她早早准备了茄子、黄瓜等蔬菜,这些都是她在院子里种的。临回时,她帮我提着一个个装满蔬菜的袋子送到车上,脸上溢满幸福。我知道,对她而言,这一天就是节日。对我来说,也是。

